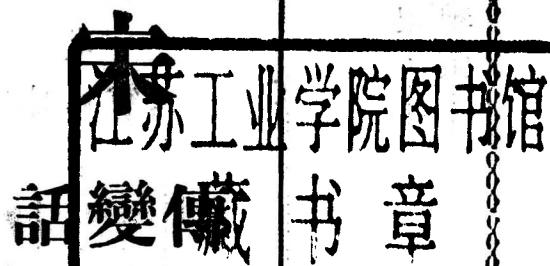


唐宋傳奇、變文、話本精讀



正言出版社印行

唐



本文奇

精

讀

正言出版社印行

注音・唐宋傳奇、變文、話本精讀  
譯者：編輯部・C 特價三十元

出版者：正言出版社  
發行者：正言出版社  
臺南市博愛路 126 號  
發行人：王 餘 安  
印刷者：美光美術印刷廠  
臺南市鹽埕 7 號  
本社業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字號內版台業 262 號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八月再版



# 傳奇

本書所選的傳奇是唐宋傳奇。唐宋傳奇指的是唐宋兩代流行的一種文言短篇小說，當時叫做「傳奇文」。傳奇主要盛行於唐代，宋代在小說方面盛行的是白話小說——話本，傳奇已退居次要的地位。因此傳奇的作者少了，作品也就少了。這裏只着重談談唐傳奇。

## 一、唐代傳奇的產生

中國小說，有很長久的歷史。唐代以前，小說還在萌芽狀態當中，大都是篇幅短小，情節比較簡單，真正初步具備近代小說的規模，是從唐代的傳奇開始的。唐代小說無論是從內容或者形式來說，都呈現出過去魏晉南北朝小說所未有的新面貌。宋代劉貢父說：「小說至唐，鳥花猿子，紛紛蕩漾。」宋代洪邁也說：「唐人小說，小小情事，悽愴欲絕，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，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。」前者指出，小說至唐，呈現出新面貌，內容繁複，富有文采，遠非魏晉南北朝的筆記小說的簡樸文字所能企及；後者除了指出傳奇的藝術特色外，還極高估價唐傳奇在唐代文學中的地位，認為傳奇「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」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卓見。

有人對唐傳奇有一段精辟的分析，他說：

「小說亦如詩，至唐代而一變，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，然敘述宛轉，文辭華豔，與六朝小說之粗陳梗概者較，演進之迹甚明，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。……此類文字，當時或為叢集，或為單篇，大率篇幅漫長，記敘委曲，時亦近於俳諧，故論者每訾其卑下。貶之曰『傳奇』，以別於韓柳輩之高文。……實唐代特絕之作也。」的確，唐傳奇與魏晉南北朝的筆記小說比較起來，確實呈現出新局面，不論是結構的完整，描寫的細膩，情節的曲折，篇幅的宏大，文筆的華麗，題材的繁複，人物的突出，都不是粗陳梗概的筆記小說所能比。

一般文學史家都認為唐傳奇形成於唐代初葉，而其發展繁榮却在唐中葉以後。唐代中葉後不但出現了些無名氏的作品

，且亦出現了不少名家所寫的作品，如元稹的「鶯鶯傳」，白行簡的「李娃傳」，「吳興才人」（李賀詩），沈亞之的「秦夢記」，牛僧孺的「玄怪錄」。裴鉉的「傳奇」等就是其中較為著名的作品。至於無名作家或有姓名而身世不明的作家的作品則更是數不勝數。故此，中唐以後，傳奇小說的創作成為當時文學領域中的一個主要現象。因之，這一階段

— 由中唐到晚唐可以說是傳奇小說的發展繁榮階段。

傳奇小說在唐代中葉以後，所以能夠走上廣闊發展的道路，形成空前繁榮的狀況，是有它的社會原因的。

唐初百餘年間，農業、手工業、商業都得到了迅速發展。中唐以後，商業更加繁榮，因此形成了都市更加繁榮了。當時的長安、揚州、廣州都是商業繁榮、人口衆多的大都市。揚州「當南北大冲，百貨所集」，手工業發達，許多產品都聞名國內外，富商巨賈極多。當時揚州已有「富甲天下」之稱。長安是唐的首都，也是國內外貿易的大都市，城市規模極大，居民就有數十萬之多。

都市的繁榮，商業經濟的發達，這給唐傳奇以非常豐富的生活素材，作品的主題也擴大了，多樣了。唐傳奇內容主要是反映社會生活，而不像神怪小說大都談神說鬼，原因也就在此。

隨着商業經濟的發達，城市的繁榮，市民階層的力量不斷壯大，他們掌握了都市的經濟，地位愈顯著，形成了社會上一種新力量。市民階層有着自己的文化娛樂的愛好和要求，就在這種情況之下，許多通俗文藝就應運而生，俗譜、傀儡戲都產生了。這種廣泛受到人們歡迎的民間文藝，不但給唐傳奇提供了大量的新鮮活潑的題材，而且也給唐傳奇提供了多樣的、富有感染力的表現方式、方法。同時市民生活與思想反映在唐傳奇中，就大大豐富了唐傳奇的內容。

除了以上社會原因外，傳奇的產生和發展，還有另外一些原因，這也就是文學本身的繼承和影響。

唐代小說是在前代文學遺產的土壤上產生的，它所以能開出燦爛的花朵，這是由於它植根於豐富文學遺產的土壤上。並從中攝取各方面的養料。

首先，它和六朝神怪小說有很密切的關係，是在六朝神怪小說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。

其次，唐代小說和史傳文學也有關係。司馬遷「史記」的傳記體裁，為後代記人述事提供了範例。「史記」刻畫人物的多種的方法，也給唐代小說在人物描寫上很多啓示。唐代傳奇的許多作家，如王度、沈既濟、陳鴻等人，都是史官或史家，他們用史傳中一些記人述事的方式來寫傳奇，是很自然的事。

另外，唐代民間文學的新鮮題材和多種多樣新穎的表現方法，也給唐代小說很大的啓示，尤其是變文的散韻夾雜、唱白並用的文體，給唐代傳奇的影響極大。傳奇中受變文影響最明顯的是「遊仙窟」、「長恨歌」和「長恨歌傳」、「鶯鶯傳」和「鶯鶯歌」。傳奇中常有較通俗的駢體語句，這也是受當時民間文學的影響。

## 二、唐傳奇發展概況

從時間上看，唐傳奇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早期、繁盛期和晚期三個階段。早期相當於初唐和盛唐，繁盛期相當中唐，晚期和晚唐相當。

1. 早期的傳奇 這時期的傳奇作品保留到現在的僅僅是王度寫的「古鏡記」，無名氏寫的：「補江總白猿傳」，張文成寫的「遊仙窟」。這些作品，在內容上主要還是神怪，但在作品的篇幅和藝術技巧上，顯然有了很大的進步，處處顯示出承上啟下的痕跡，這時期可看作是唐傳奇的演進時期。

2. 繁盛期的傳奇 唐代傳奇的繁盛期是在中唐，也就是在開元、天寶以後，這時不僅作者蔚起，而且作品數量多，質量高，盛極一時，名篇佳作都產生在這時候。這時期的著名作品有陳玄祐寫的「離魂記」，沈既濟寫的「枕中記」<sup>1</sup>、「任氏傳」，李公佐寫的「南柯太守傳」、「謝小娥傳」<sup>2</sup>、「鷹鵰傳」、「古岳瀆經」，許堯佐寫的「柳氏傳」，李朝威寫的「柳毅傳」，李景亮寫的「李章武傳」，陳鴻寫的「長恨歌傳」、「東城父老傳」、「開元升平錄」，白行簡寫的「李娃傳」、「三夢記」，元稹寫的「鶯鶯傳」，蔣防寫的「霍小玉傳」和沈亞之寫的「湘中怨辭」、「異夢錄」、「秦夢記」、「鴉鵠傳」等。

這些作家大體上都有很高的文學修養，不是「少負才氣」，就是「長有文名」。很多是名詩人或歷史學家，由此可見傳奇與詩歌、歷史的關係。作者中有不少做過大官，例如做過宰相的就有元稹、李吉甫、李德裕等好幾個人，由此可以想像到傳奇的社會影響了。

3. 晚期的傳奇 中唐時期的傳奇都是以單篇形式出現的。到了晚唐，出現了大批傳奇專集。這些書大都散佚，只在別讀書籍中保存了一部份。著名的有牛僧孺寫的「玄怪錄」，李復言寫的「續玄怪錄」，牛僧孺的「紀聞」<sup>3</sup>，韓偓寫的「闕異記」，袁郊寫的「甘澤謠」，裴铏寫的「傳奇」，皇甫政寫的「三水小牘」，鄭遠古寫的「博異志」等。每個集子裏

都包含了若干篇傳奇，篇幅一般比較短小，描寫遠不如中唐單篇傳奇的細致生動，缺之人物性格的深刻描繪。內容方面也是記怪異的很多，不及前期小說富有社會意義。因此，從數量上講，晚期的傳奇是多了，但在質量上却是一種倒退。

### 三、唐傳奇的內容及其藝術上的特點

唐人傳奇無論在內容方面和藝術上都有很高的成就。這裏，我們分門別類，作些扼要的介紹。

#### 1 謔刺小說

唐人小說承六朝遺風，仍然喜談神鬼靈異，所以傳奇中這類的題材很多。其成就多者，雖為詭譎之談，實寓諷勸之意。這類傳奇，可以以沈既濟的「枕中記」，李公佐的「南柯太守傳」為代表。

「枕中記」是根據干寶的「搜神記：楊林柏枕」演繹而成。寫盧生入夢神仙枕中，娶崔姬女，舉進士第，官階步步上升，文治武功，出將入相，雖幾經宦海浮沉，終以榮寵終身。這是當時向上爬的知識分子生活理想的集中概括。但醒後只是虛妄一夢，含有人生如夢、富貴雲煙的批判意義。「南柯太守傳」比「枕中記」寫得更為深刻。傳中記淳于棼贊槐安國，以裙帶關係高官顯位，不久公主死，便龍衰詔起，遂被遣歸。此篇諷刺尖銳，最後四句讚語云：「貴極祿位，極傾國都，達人視此，蟻聚何殊。」更是點明了中心意思。

在這兩篇作品裏，作者的用意及手法都是一致的，作品的社會心理基礎也是一致的。他們同樣用虛幻的象徵的敘述，來描寫當時社會富貴功名的無常，給當時沉迷於利祿的人生觀一種強烈的諷刺。

#### 2 愛情小說

愛情小說多以現實的人事為題材，與取材於神怪者全異其趣。才子佳人的離合，妓女秀才的結識，因此演出種種可歌可泣的故事。文人以清麗之筆，描摹體會，所以格外動人，為唐人小說中的代表。這類作品在唐代傳奇中佔有很大的地位。這類作品可以蔣防的「霍小玉傳」，白行簡的「李娃傳」和元稹的「鶯鶯傳」為代表，後二篇尤為絕出。「霍小玉傳」寫詩人李益和名妓先合後絕的故事，是一幕失戀的悲劇。小玉是一個委敗貴族的愛女，後淪為歌妓，與李益有白首之盟，但後來李益別娶盧氏，小玉即因此憂傷而死。情節雖極簡單，然文筆寫得楚楚動人，不失為一篇美妙的作品。在這篇小說中，作者讚揚了小玉之深情，批判李益的嫌貧愛富不忠於愛情的卑劣行為。

「李娃傳」寫的是某生戀一娼女名李娃者，後因窮困，爲女所棄，遂流落爲歌童。其父爲顯官，見到了他，怒他有辱門楣，鞭之幾死，棄之路旁。後來李娃感其情，與之結婚，從此努力讀書，得登科第，授成都府參軍，適是時其父爲劍南採詩使，因此父子和好如初。這一篇小說，情節複雜，富有戲劇性，人生變化，波瀾曲折，佈局謹嚴，所以極合小說體裁。加以作者文筆高妙，寫得委宛動人，其中幾個主要人物寫得非常真實而又有生動。在這篇作品中，讚揚了那一對青年男女爲了爭取愛情的幸福生活，經過艱難困苦的曲折的道路，終於得到了勝利的精神。這是一篇內容極有意義而又具有高度藝術成就的優秀作品。

「鶯鶯傳」是唐代傳奇愛情小說中最膾炙人口的一篇佳作。此傳又名「會真記」，內容是寫張生和鶯鶯的私戀而終至於訣絕的悲劇。這個故事在中國的讀書界是人人皆知的。傳中的張生，就是作者自己的影子，是一篇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。故事的發展，心理的活動，都有一些實際體驗，決非全出於虛構，因此寫得格外真實動人。加以作者美麗的文筆，更增加了這篇作品的藝術價值。在這篇作品中，作者非常成功的創造了一個中國古代社會的名門閨秀，爲了追求愛情的幸福生活而不幸歸於失敗的女性悲劇。對張生那種熱心富貴功名，輕視愛情，始亂終棄的卑鄙行爲則予以嚴厲的批判。

唐代的愛情小說，多寫妓女才人的悲歡離合的故事，這是有其社會原因的。這社會原因在前面已作簡單的敘述。唐代商業發達，國內外的貿易交往頻繁。長安、揚州等地是繁榮的大都市。在這些交通便利經濟發達都市繁榮的狀況下，唐代妓女，盛極一時。有的重利，有的愛才。重利的與富商逢迎，愛才的與文人來往。當日那些名詩人新進士，年輕貌美，又前途遠大，最爲當日妓女所歡迎。「開元天寶遺事」中說：「長安有平康坊者，妓女所居之地，京都俠少，萃集於此。每年新進士，以紅牋名紙，遊謁其中，時人謂此坊爲風流藪澤。」又宋代張瑞義在其「貴耳集」中亦說：「晉人尚曠好醉，唐人尚文好狎。」這種社會，正是產生妓女才人戀愛故事的環境。因此，可以說，唐代的愛情小說有很多是以實事爲基礎，經過作者的藝術創造而完成的。

### 3 歷史小說

歷史小說，取材於史料，再加以編排鋪設，與正史不同，同那些神怪之作亦不同。唐代天寶之亂，最爲擾動人心。推其禍源，總以玄宗的荒淫，貴妃的驕奢，楊國忠的專權，高力士的跋扈種種現象，而構成安史之亂。於是這些人物的事跡，遂成爲詩歌小說的好題材。如郭湜寫的「高力士外傳」，姚汝能寫的「安祿山事跡」，陳鴻寫的「長恨歌傳」、「東城

父老傳」（或爲陳鴻作），吳兢寫的「開元昇平源」，及無名氏的「李林甫外傳」，都是屬於這方面的作品。其中以陳鴻的兩篇爲最佳。

「長恨歌傳」是爲白居易作的「長恨歌」而作。傳中敍述貴妃入宮，祿山之亂，馬嵬之變以至道士求魂爲止。傳中寫

貴妃得寵後，其兄弟姊妹俱煊赫一時，既真實而又充滿了諷刺。

「東城父老傳」是寫門鵠童賈昌一生的歷史。在他一生中，正反映出玄宗的荒淫與天寶的亂象。貴妃以顏色得寵，賈昌以門鵠承歡，都超越了政治的正規。作者極力從正面鋪寫。從側面暗示當日政治的黑暗，終於走到天下大亂的下場。

這類小說題材，都是當代的實事，所以具有很濃厚的時代性和社會性。

#### 4 俠義小說

俠義小說是以俠士的義烈行爲主，而加以政事愛情的穿插。更顯得故事情節的複雜。唐代中葉以後，藩鎮各據一方，爭權奪利，私蓄遊俠之士以仇殺異己，於是俠士之風盛行一時。這類小說著名的有許堯佐寫的「柳氏傳」，李公佐寫的「謝小娥傳」，薛調的「無雙傳」，斐劖寫的「崑崙奴傳」、「羣隱娘傳」，袁郊寫的「紅線傳」，杜光庭寫的「虬髯客傳」等。在這些作品中，從藝術價值上講，以杜光庭的「虬髯客傳」爲最佳。這一篇小說寫的是紅拂私奔與李靖創業的故事，時代雖回到隋代，而其社會基礎却正在晚唐。作者一面是以當日盛行的俠士爲主題，一面又在唐末離亂之際，夢想着新豪傑的出現，反映出老百姓的心理。在形式上，這一篇小說有嚴整的佈局，適當的剪裁。而對人物的個性，有了更進一步的描寫，紅拂、李靖、虬髯客三個主人翁都寫得分明而又生動。

唐以前的小說，都不注重結構，都只敍事而不注重描寫人物，到了「李娃傳」、「鶯鶯傳」、「虬髯客傳」等作，這種缺點完全克服，於是唐人小說，在藝術上是大大地提高了。

關於唐代的小說，重要的已如上述。其他佳作尚多。如陳玄祐寫的「離魂記」，李朝威寫的「柳毅傳」等，都表現出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愛情幸福的追求，而具有動人的藝術力量。

#### 四、唐傳奇的影響

唐傳奇對後代文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影響。經唐傳奇之後，宋人逐其流而揚其波，出現了大批作品，但成就却不如唐

元明以來，傳奇之作不絕如縷，都祖述唐宋，可惜價值不高，清初，蒲松齡「聊齋志異」的出現，使文言小說又一次振興，這條線索是傳奇的嫡系。

宋、元時代的話本，明代的擬話本有很多故事是由唐傳奇中選取出來的，如「柳毅傳書」、「裴航娶妻」及「吳保安幫助郭仲翔」、「張老娶妻」等故事，差不多就是唐傳奇故事的直接發展。

唐傳奇不但給戲本、搬戲本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題材，而且給戲劇——元雜劇、明傳奇以巨大的影響，如李娃、鶯鶯、紅線、邯鄲夢中的盧生、南柯太守淳于棼、離魂記中的倩娘等，不但在傳奇中是重要的人物，而且也是戲劇中的激動人心的人物。

話本、擬話本、戲劇在選取這些故事，加工、創造這些人物的同時，也直接地繼承了唐傳奇在寫作方法方面的諸成就。因此，傳奇是後代小說、戲劇創作取材的寶庫，也在人物創造、情節敘述、選材等方面給後代小說、戲劇的寫作以巨大的影響。

唐傳奇對於後來的詩歌也有相當的影響。許多詩人從傳奇中吸取歌咏的題材，如宋代曾布的「水調七遍」取材於杜亞之的「鴻燕傳」，清代宋琬的「滿江紅」詞取材於「枕中記」。更多的是借用傳奇的人物和典故，如「南柯一夢」、「黃粱一夢」、「旗亭畫壁」，「藍橋遇仙」、「月下老人」、「舊井潮深柳毅詞，封書誰識洞庭君」（何仲默詩），都來源於唐人傳奇。詩人還從傳奇中學習了不少優秀的藝術表現手法。傳奇到了宋代，已趨末流，影響也遠不如唐代傳奇的巨大。宋代在小說方面另有新的發展，出現了通俗的、直接產生於市民的「平話」。由唐代的文言小說進而為白話小說，這當然是一個大進步。

霍小玉傳

蔣  
防

一  
六月，至長安，舍於新昌里。生門族清華，少有才思，麗詞嘉句，時謂無雙；先達丈人，

翕然推伏。每自矜風調，思得佳偶，博求名妓，久而未諧。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，故薛駙馬家青衣也。折券一從良，十餘年矣。性便辟二，巧言語，豪家戚里，無不經過，追風挾策，推爲渠帥三。常受生誠托厚賂，意頗德之四。經數月，李方閑居舍之南亭。申未間，忽聞扣門甚急，云是鮑十一娘至。攝衣從之，迎問曰：「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？」鮑笑曰：「蘇姑子作好夢也五？」有一仙人，謫在下界，不邀財貨，但慕風流。如此色目，共十郎相當矣。」生聞之驚躍，神飛體輕，引鮑手且拜且謝曰：「一生作奴，死亦不憚。」因問其名居。鮑具說曰：「故霍王小女，字小玉，王甚愛之。母曰淨持。淨持，即王之寵婢也。王之初薨六，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，不甚收錄。因分與資財，遣居於外，易姓爲鄭氏，人亦不知其王女。姿質穠豔，一生未見，高情逸態，事事過人，音樂詩書，無不通解。昨遣某求一好兒，郎格調相稱者。某具說十郎。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，非常歡愜。住在勝業坊古寺曲七，甫上車門宅是也。已與他作期約。明日午時，但至曲頭覓桂子，即得矣。」鮑既去，生便備行計。遂令家僮秋鴻，於從兄京兆參軍八尙公處假青驪駒，黃金勒。其夕，生浣衣沐浴，修飾容儀，喜躍交並，通夕不寐。遲明九，巾幘十，引鏡自照，惟懼不諧也。徘徊之間，至於亭午十一。

。遂命駕疾驅，直抵勝業。至約之所，果見青衣立候，迎問曰：「莫是李十郎否？」即下馬，令牽入屋底，急鎖門。見鮑果從內出來，遙笑曰：「何等兒郎，造次入此？」生調誚未畢，引入中門。庭間有四櫻桃樹；西北懸一鸚鵡籠，見生入來，即語曰：「有人入來，急下簾者！」生本性雅淡，心猶疑懼，忽見鳥語，愕然不敢進。逡巡，鮑引淨持下階相迎，延入對坐。年可四十餘，綽約多姿，談笑甚媚。因謂生曰：「素聞十郎才調風流，今又見儀容雅秀，名下固無虛士。某有一女子，雖拙教訓，顏色不至丑陋，得配君子，頗爲相宜。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，今亦便令永奉箕箒。」生謝曰：「鄙拙庸愚，不意顧盼，倘垂採錄，生死爲榮。」遂命酒饌，即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。生即拜迎。但覺一室之中，若瓊林玉樹，互相照曜，轉盼精彩射人。既而遂坐母側。母謂曰：「汝嘗愛念『開簾風動竹』，疑是故人來。」即此十郎詩也。爾終日吟想，何如一見。」玉乃低鬟微笑，細語曰：「見面不如聞名。才子豈能無貌？」生遂連起拜曰：「小娘子愛才，鄙夫重色。兩好相映，才貌相兼。」母女相顧而笑，遂舉酒數巡。生起，請玉唱歌。初不肯，母固強之。發聲清亮，曲度精奇。酒闌，及瞑，鮑引生就西院憩息。閑庭邃宇，簾幕甚華。鮑令侍兒桂子、浣沙與生脫靴解帶。須

與，玉至，言敍溫和，辭氣宛媚。解羅衣之際，態有餘妍，低幃暖枕，極其歡愛。生自以爲巫山、洛浦<sup>①</sup>不過也。中宵<sup>②</sup>之夜，玉忽流涕觀生曰：「妾本倡家，自知非匹。今以色愛，托其仁賢。但慮一旦色衰，恩移情替，使女蘿<sup>③</sup>無托，秋扇見捐<sup>④</sup>。極歡之際，不覺悲至。」生聞之，不勝感歎。乃引臂替枕，徐謂玉曰：「平生志願，今日獲從，粉骨碎身，誓不相捨。夫人何發此言！請以素縑，著之盟約。」玉因收淚，命侍兒櫻桃賽幄執燭，授生筆研。玉管弦之暇，雅好詩書，筐箱筆研，皆王家之舊物。遂取繡囊，出越姬烏絲欄<sup>⑤</sup>，素縑三尺，以授生。生素多才思，援筆成章，引諭山河，指誠日月，句句懇切，聞之動人。染畢，命藏於寶篋<sup>⑥</sup>之內。自爾婉變相得，若翡翠之在云路也。如此二歲，日夜相從。其後年春，生以書判拔萃登科，授鄭縣主簿<sup>⑦</sup>。至四月，將之官，便拜慶<sup>⑧</sup>於東洛。長安親戚，多就筵餽。時春物尚餘，夏景初麗，酒闌賓散，離思繁懷。玉謂生曰：「以君才地名聲，人多景慕，願結婚媾，固亦衆矣。况堂有嚴親，室無家婦<sup>⑨</sup>。君之此去，必就佳姻。盟約之言，徒虛語耳。然妾有短願，欲輒指陳。永委君心，復能聽否？」生驚怪曰：「有何罪過，忽發此辭？試說所言，必當敬奉。」玉曰：「妾年始十八，君才二十有二，迨君壯室之秋<sup>⑩</sup>，猶有八歲。」

一生歡愛，願畢此期。然後妙選高門，以諧秦晉，亦未爲晚。妾便捨棄人事，剪髮披緇，夙昔之願，於此足矣。」生且愧且感，不覺涕流。因謂玉曰：「皎日之誓，死生以之。與卿偕老，猶恐未愜素志，豈敢輒有二三。固請不疑，但端居相待。至八月，必當却到華州，尋使奉迎，相見非遠。」更數日，生遂訣別東去。到任旬日，求假往東都覲親。未至家日，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，言約已定。太夫人素嚴毅，生遂巡不敢解讓，遂就禮謝，便有近期。盧亦甲族也，嫁女於他們，聘財必以百萬爲約，不滿此數，義在不行。生家素貧，事須求貸，便托假故，遠投親知，涉歷江淮，自秋及夏。生自以孤負盟約，大愆回期，寂不知聞，欲斷其望，遙托親故，不遺漏言。玉自生逾期，數訪音信。虛詞詭說，日日不同。博求師巫，遍詢卜筮，懷夢抱恨，周歲有餘。羸臥空闌，遂成沈疾。雖生之書題竟絕，而玉之想望不移，賂遺親知，使通消息。尋求既切，資用屢空，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簪中服玩之物，多托於西市寄附鋪①侯景先家貨②賣。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，詣景先家貨之。路逢內作③老玉工，見浣沙所執，前來認之曰：「此釵，吾所作也。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④，令我作此，酬我萬錢。我嘗不忘。汝是何人，從何而得？」浣沙曰：「我小娘

子，即霍王女也。家事破散，失身於人。夫婿昨向東都，更無消息。悒怏成疾，今欲二年。  
 令我賣此，賂遺於人，使求音信。」玉工淒然下泣曰：「貴人男女，失機落節，一至於此！  
 我殘年向盡，見此盛衰，不勝傷感。」遂引至延先公主宅，具言前事，公主亦爲之悲嘆良  
 久，給錢十二萬焉。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，生既畢於聘財，還歸鄭縣。其年臘月，又請  
 假入城就親。潛卜靜居，不令人知。有明經崔允明者，生之中表弟也。性甚長厚，昔歲常  
 與生同歡於鄭氏之室，杯盤笑語，曾不相間。每得生信，必誠告於玉。玉常以薪芻衣服，資  
 紿於崔。崔頗感之。生既至，崔具以誠告玉。玉悵嘆曰：「天下豈有是事乎！」遍請親朋，  
 多方召致。生自以愆期負約，又知玉疾候沈綿，慚恥忍割，終不肯往。晨出暮歸，欲以  
 迴避。玉日夜涕泣，都忘寢食，期一相見，竟無因由。冤憤益深，委頓牀枕。自是長安中  
 稍有知者。風流之士，共感玉之多情；豪俠之倫，皆怒生之薄行。時已三月，人多春遊。生  
 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玩牡丹花，步於西廊，遞吟詩句。有京兆韋夏卿者，生之密友，時亦  
 同行。謂生曰：「風光甚麗，草木榮華。傷哉鄭卿，衝冤空室！足下終能棄置，實是忍人。  
 文夫之心，不宜如此。足下宜爲思之！」嘆讓之際，忽有一豪士，衣輕黃紵衫，挾弓彈，  
 卷之，心，不宜如此。足下宜爲思之！」嘆讓之際，忽有一豪士，衣輕黃紵衫，挾弓彈，

豐神雋美，衣服輕華，唯有一剪頭胡籧從後，潛行而聽之。俄而前揖生曰：「公非李十郎者乎？某族本山東，姻連外戚。雖乏文藻，心賞樂賢。仰公聲華，常思觀止。今日幸會，得睹清揚。」某之敝居，去此不遠，亦有聲樂，足以娛情。妖姬八九人，駿馬十數匹，唯公所欲。但願一過。」生之儕輩，共聆斯語，更相嘆美。因與豪士策馬同行，疾轉數坊，遂至勝業。生以近鄭之所止，意不欲過，便托事故，欲回馬首。豪士曰：「敝居咫尺，忍相棄乎？」乃輓轍挾其馬，牽引而行。遷延之間，已及鄭曲。生神情恍惚，鞭馬欲回。豪士遽命奴僕數人，抱持而進。疾走推入車門，便令鎖却，報云：「李十郎至也！」一家驚喜，聲聞於外。先此一夕，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，至席，使玉脫鞋。驚寤而告母。因自解曰：「鞋者，諧也。夫婦再合。脫者，解也。既合而解，亦當永訣。由此徵之，必遂相見，相見之後，當死矣。」凌晨，請母梳妝。母以其久病，心意惑亂，不甚信之。僵勉之間，強爲妝梳。梳才畢，而生果至。玉沈綿日久，轉側須人。忽聞生來，欵然自起，更衣而出，恍若有神。坐皆歎歎。頃之，有酒餚數十盤，自外而來。一坐驚視，遽問其故，悉是豪士之所致也。